

陽復齋叢刊之二

陽明致良知學

吳敬恆題



陽明致良知學

編次

明皇帝誥命

明蕩益大師評議

明錢德洪序說節錄

蔣序王序

題詞

詩序

王門世德紀

陽明先生行狀

大學問

教條四則

陽明致良知學

陽明先生王守仁著
婺源陽復子江謙選
受業增游有維編訂



A 230517



126.4
118-2

傳習錄

序 大學古本序 朱子晚年定論序 象山文集序 禮記纂言序 五經臆說序 周濂歸省序 林典卿歸省

序 郭善甫歸省序 鄭德夫歸省序

記 尊經閣記

說 示弟立志說 見齋說 修道說 自得齋說 博約說 惜陰說

題卷 書朱守卷 書諸陽卷 書正憲扇 書魏師孟卷 書朱子禮卷 書陳世傑卷 為善最樂文 客坐私祝

書 與辰中諸生 答汪石潭 寄諸弟 答甘泉 答舒國用 答季明德 答魏師說 與馬子莘 與毛古庵

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諭泰和楊茂

詩 詠良知四首 答問良知 答問道 示諸生 月夜 夜坐 太極巖 次樂子仁韻 別諸生 次謙之韻

別方叔賢 送德觀 碧霞夜坐 勵吾黨 坐忘言巖 別林汝桓 偶成 示門生 贈熊彰 別湛甘泉

送蔡希顏 中秋 望月歌 月下吟 秋聲 與程舉二子 梧桐江用韻 觀傀儡 啾啾吟 山僧

香社寺 遠公講經臺 觀佛燈 謁濂溪祠 龍岡漫興 讀易 別守文弟 示憲兒 書扇示兒 雪望

題灌山小影 長生

附朱子晚年定論

明皇帝誥命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因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菁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

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明蕩益大師評議

儒釋宗傳竊議曰。王陽明龍場大悟。提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訣。雖曰顏子復生。不亦可乎。示李劄藩曰。王陽明奮二千年後。居夷三載。頓悟良知。一洗漢宋諸儒陋習。直接孔顏心學之傳。予年二十時所悟。與陽明同。但陽明境上練得。力大而用廣。予看書時解得。力微而用弱。由此悟門。方得爲佛法階漸。

示陳真朗自昭云。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身非七尺肉團之謂也。聖人以天下爲一身。以萬古爲一息。故必天地位。萬物育。而後謂之保身。大學明明德於天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皆此理也。王陽明超漢宋諸儒。直接孔顏心學。一生示人。惟有致良知三字。良知者。性德靈明之體。大學之所謂明德。論語之所謂己。詩之所謂身也。致者稱性圓融之功。大學之所謂明。論語之所謂克。詩之所謂保也。苟不悟良知。則何所用其致。苟不用致之之功。則良知何由全體顯現。得大受用。故吾命汝名曰真朗。卽直指汝良知本體。欲汝全性起修也。又命號曰自昭。欲汝念念致其良知。不向外求。全修在性也。果能顧名思義。何難憲章姚江。祖述洙泗。又何難遠溯熙河。朝宗於香水大海也哉。

閱陽明全集畢書二則曰。君子小人。良知之體。未始不同也。一蔽於私而不能致。遂嫉功忌能。

誣忠陷良。無所不至。吁可哀矣。惟君子昭曠如太虛空。絕不與較是非。辨得失。故小人卒無所
騁其毒。而陷溺未深者。猶可化爲君子。一與之抗。則其去小人不能以寸。而玉與石角。玉必先
敝矣。通此佛氏二無我觀。妙旨冷然。孰謂世間大儒。非出世白茅哉。或病陽明有時闢佛。疑其
未忘門庭。蓋未論其世。未設身處其地耳。嗚呼。繼陽明起諸大儒。無不醉心佛乘。夫非鍊酥爲
酒之功也哉。○學無論儒釋。其貴真賤僞一也。學果真。雖一時受讒被抑。精光終不可掩。學苟
僞。雖一時欺世盜名。醜態終亦必露。故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夫直道卽良知本體而
已。致此本體。可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况斯世之民哉。顧斯世之民信之。而權奸獨誣陷之。俗
儒獨排斥之。彼權奸俗儒。獨無良知耶。特亦有蔽之。弗能致之耳。嗚呼。均此本體。但弗致則與
瑾彬同惡。能致則與陽明同善。讀聖賢書者。宜何如慎其獨也。今世佛門。陷足於僞者亦多矣。
吾爲此懼。欲閑之而未能。閱此書。不覺感憤流淚云。

明錢德洪先生序說節錄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至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人。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人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卽。然未得人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旣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

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徧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味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

悟出。以憂憤懣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卽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譬欵無聞。儀型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滌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陽明致良知學序

佛儒之道。致知而已矣。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佛所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性者。覺性也。此現前一念良知本覺之性。不生不滅。無量無邊。生佛同具。不增不減。聖狂一體。不垢不淨。佛教背塵合覺。全真俗中一心三諦之性德。起修空假中之一心三觀。澈證正徧知之究竟妙覺。卽儒教致良知之極則。致卽全性起修始覺之功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明王陽明先生。現身於孔孟千載之後。集宋明六百年理學之大成。提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訣。而曰「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誠可謂直接孔孟心學之傳。悟澈聖門正法眼藏矣。蕩益大師讚之曰。顏子復生。不亦可乎。

由明清而來。又數百年矣。科舉詞章取士。士尙虛文。正學之不講也久矣。吾友陽復齋居士。少志聖學。卽以斯文自任。當國家學制鼎革之初。先後主持南京通州師範教育。黜虛文。崇實學。揭其教學宗旨。曰誠。曰相生相養。曰簡易切用。復以陽明致良知學授諸生。並倡兩漢耕讀兼修學風。一時士風丕變。正學賴以興焉。

居士晚年。由儒學佛。具靈峯之慧眼。融佛儒爲一宗。宏法利生。隨緣赴感。著述凡十七種。署名

陽復齋叢刊。此陽明致良知學叢刊之次種也。蓋深知致良知學。爲佛儒一宗之正脈。故精選陽明全集中闡述致良知諸作。輯陽明致良知學專書。俾學者讀之。悟得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自得。便人人有作聖之路。正知正學。吾無間然。其如天不假年。此書編目初成。而居士遽賦西歸。今歲秋。其門人壻。游君有維。來滬校印遺著。復承居士遺志。踵錄成書。付梓緣成。乞序而行之。余亦曰。何必多言。致良知而已矣。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重陽節江蘇武進蔣維喬謹撰於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時年七十有五。

序二

養疴淞南。淨名身世。藥鑪梵筴。聊遣餘年。游君有維。以所編江易園先生遺著陽明致良知學索題。振觸前塵。爲之憮然。江先生與余同硯席於南洋公學師範科。離校後。學益進。由儒入佛。心契陽明。誠善知識也。考陽明早歲研治內典。已撤儒佛之藩籬。迨龍場遠謫。境緣拂逆。較東坡在儋。殆又過之。於是洞燭本原。頓破凡情。悟真如隨緣之卽爲良知。遂融微言與釋諦。成一代之宗師。江先生潛深餘姚之學。而余相睽數十寒暑。竟未一面獲聆玄言。方今學術淪落。人物渺然。而哲人云萎。豈止舊雨黃鱸之感耶。爰扶病而略識其簡端。

民國三十六年秋九月上海王培孫謹序

陽明致良知學題詞

陽復江謙謹撰壬午孟春

廿年釋老落偏空。三字全提悟正中。悟後始通儒釋老。一心理事本圓融。

一句覺而時習之。分明是教致良知。後儒讀學偏成效。不解全修有本枝。說文。學。覺也。古讀學音如覺。

精一中三一念圓。致良知學此源泉。佛儒千聖真心法。化作陽明舌底蓮。

豎窮橫遍良知體。未許拘墟俗士知。會得無邊融一念。博文約禮不分馳。博文即格物。約禮即致知。

乾坤萬有皆文字。運水搬柴也聖經。大聖大賢無盡學。愚夫愚婦與知能。

表彰王學賴靈峯。一脈心傳接孔門。大學首章尤法要。洋洋答問顯斯文。陽明晚年。專以大學問一篇接示學者。

融佛為儒酒化酥。隱將法味醉諸儒。請觀繼起諸賢哲。同握靈山雨寶珠。見蕺師閱陽明全集偶書二則。

晚歲安邊勞劓撫。未能徧閱大乘經。錄中論佛應刪去。免累經天日月明。

莫怪人間不太平。一心儒佛且紛爭。靈峯宗論千秋眼。統一儒禪教律城。

無量光明無量壽。即禪即淨即良知。引凡入聖彌陀願。六字人人好受持。

莫訝吾言雜佛儒。良知廣大聖神居。好憑三字文殊劍。斬盡纏藤樹不枯。

題詞二

江樾敬撰丁亥季秋

淵源孔孟發真詮。三字致良知包涵大學篇。非陸非朱門戶見。千秋卓立聖薪傳。

耿耿靈臺一點光。或能洞照或微茫。阿兄儒佛兼通慧。常與陽明共佛光。
教授河汾志業同。半生心力在南通。江南江北招多士。要把良知造學風。

遺先兄考經濟濟特科報罷。由北京寄來七絕詩一首。記其一二兩句云。舉世少年都賈誼。而今下第便劉蕡。後附云。王通教授河汾。兄志蓋在此也。後張奮師招往南通辦師範學。校及長南京高等師範時。均以致良知命題試士。

般若無知無不知。良知不問聖凡姿。若能徹悟陽明學。儒佛溝通一貫之。

陽明致良知學詩序

佛性良知儒佛融。聖凡一體此心同。致知之外原無學。一念圓修空假中。

佛言。衆生皆有佛性。儒言。聖凡同具良知。名異理同。佛傳空假中一心三觀之心印。卽儒門致良知之極則。

漢學支離偏訓詁。宋儒理學病虛無。陽明三字真心訣。孔孟由來一聖儒。

宋儒程朱。專窮物理。紙佛法謂「無鬼神。無因果。」善無以勸。惡無以懲。毒流天下後世。印光法師嘗痛言之。明陽明先生。專提致良知三字。爲作聖真訣。蓋取孟子所謂良知。合孔子大學致知。爲致良知之學說。直接孔孟之心傳。誠聖門正法眼。癡故孔孟後。不可無陽明先生。滿益大師讚爲顏子復生。非虛語也。

剿寇安邊不費時。行軍講學日如之。致良知學親民本。遺教昭昭百世師。

陽明先生。晚年剿撫安邊。不時奏捷。行軍擾攘。講學不渝。著有王文成公全集行世。誠內聖外王之正學。先岳父特精選集中。闡述良知諸作。錄爲陽明致良知學簡本。

主持師範契陽明。大振斯文作後生。四十年來歸佛海。一宗儒佛鑄書成。

先岳父陽復子。因主持通州師範。得契陽明良知學說。學風爲之肅然。一振後繼。辦南京高等師範。俱以陽明傳習錄授諸生。教者不肅而成。學者不嚴而治。而王學賴以中興。四十歲後。因病學佛。復契靈峯。儒佛一宗。學說著述。凡十七種。名陽復齋叢刊。俱行世。

滬濱示寂預留詩。廿載修持實證知。建學印書無盡願。天留後死責何辭。

先岳父壬午夏捨報滬寓。生西瑞相甚多。而先數日親書往生詩一律。尤爲難得。此可證二十年來自修度人之工夫爲實。故能超凡入聖。而視死如歸。惟靈峯學社未成。陽復叢刊未印。兩條遺願。後死者當勉之。

三餘兩度歎餘生。五月通城應講經。天假閒緣遊海上。遺書四種樂刊行。

南通三餘鎮。春夏兩度戰禍。長兄死焉。余幸脫險。天豈有造於余乎。避寓通城。應各法會講經。凡五閱月。秋初赴滬。訪同邑鄭鑑源孫子荊諸公。談印書事。乃蒙不吝巨資。將先岳父遺著四種。完全付梓。屬專任校勘。以速其成。法緣厚德。感念奚如。

下榻鄭公法會居。謹循遺目續成書。良知無隔師猶在。一段春光萬古如。

鄭公鑑源。崇佛好施。留余下榻其所。主之同濟法會。清淨莊嚴。精修佳處。爰循先岳父遺著。陽明致良知學編目。潛心考索。編錄成書。書中詩文之選。先岳父編目未詳。余本致良知之編輯指要。合則選之。續成完璧。以滿先岳父數十年崇敬。陽明宏揚聖學之餘願。庶不負大劫中佛天再造下愚之至意。

三字工夫融六字。卽儒卽淨好修持。一宗儒佛天然合。世界和平此導師。

淨土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之超。凡入聖妙法。卽陽明致良知圓滿究竟之極則。儒淨雙修。功高易進。誠能天下共宏此法。正人心。修慈善。開世界。永久和平之大道。舍此。

更無良導矣。

民國二十六年丁亥中秋節山谷齋游有維謹撰於上海同濟法會。

法 海 潮 音

有維先生文席承惠贈易園先生大箸欣感謝。曾囑題陽復齋叢刊及陽明致良知學兩書簽率塗奉上恐不合式也。匆叩道安。

弟吳敬恆謹啓 三六·十二月·二七·

謫人世兄大鑒。惠書敬悉。刊印陽復齋遺著。昔久有此願。未曾或忘。去冬本可着手。復因人事遷延。未能成功。今既承鄭孫諸君子捐資付刊。得以觀成。曷勝欣慰。承囑捐助紙張。爲靈峯印經會續印陽復齋遺著之用。本應從命。惟該項存紙。係松禪圖書館所有。未便挪移。茲奉上法幣貳仟萬圓。卽祈察收。轉交印經會代購。適用紙張。以備續印流通。亦。繼鄭孫諸君子之後。盡一分心力之意耳。印經會得游有維兄担任。編輯。深慶得人。陽復齋遺著。當能繼續行世。一挽澆風也。印就後。乞酌賜數部。以廣流傳。鄭孫諸君子。並祈致意。專此卽頌大安。

浩叟拜啓 三六·十一月·二七·

陽明致良知學

世德紀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濫徵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眞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劉伯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眞。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師。性常諭

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昇之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鶩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愧謝之。先世嘗得箴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箴。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箴。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

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脅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墜厓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願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淪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棲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上。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縣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

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昂。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雜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遜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授徒。以養其母。饗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應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

生儼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疏。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箴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斂。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維。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

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其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瓌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太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

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竊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

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

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盪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耶。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吾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

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耶。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

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弟子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竇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竇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居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旣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竇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

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人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耶。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授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閒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

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 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 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 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 命與纂修 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 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 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 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旣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徵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尙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 旨令致仕。先生聞 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旣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

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整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

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人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已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而

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覽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已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旣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趣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

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盪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輪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搆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遣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

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新建洗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旦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巳丑。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愠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

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類。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稿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先生旣歸。卽息意邱園。或時與田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

好官耶。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賞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此感嘆服其德量云。

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燮。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緒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

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位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卻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陽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於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已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

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卽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鞫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鐙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闕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

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逝。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

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芟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溼。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障。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遺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諭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買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疎然。操切所部。民賴以甯。

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賢。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疇。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濂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予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濂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濂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濂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遂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礪。未幾。陸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濂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共老焉。濂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

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

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瀕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調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百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衝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

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餘黨復人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遽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清泉溪日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

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羣賊。虜掠居民。廣東瀨頭等處。強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勦。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翦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勦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

知府李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勦。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勦方略。先是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敕書及前所請旂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郝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詢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

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炮鉤鏃。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熱茅爲數千窰。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旣破。遂乘勝進攻左溪。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畝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夤緣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城。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繼入賊營。期以翌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畝。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

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亦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

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淵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于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淵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鬢所脅。而二人者獨深。

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勸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瀾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瀾。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瀾。各哨官兵。遙聞三瀾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

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俘獲男婦牛馬器物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伸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

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跡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襲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玠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勦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敕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

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竊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鄴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泌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溯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起。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誡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留行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

是夜至臨江。知府載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

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舉，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至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

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數萬，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濂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餼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

儒。丁憂御史張鼐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蓋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間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勵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璋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儒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璋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

十九日。登市汶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奮激。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噪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兵。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

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鋒敵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

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槐合勢夾攻。呼譟並

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

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因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鞏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官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鞏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倅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旁。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旁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

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靜慈寺。

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

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緩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沽變賣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一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

是年 月 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晏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于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擗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

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寃。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

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尙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命。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尙書胡世寧李承勳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齋文前去。敦取赴任。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尙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

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概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

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募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邢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勦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甯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甯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日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

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勤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既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又按視斷籐峽諸處。諸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訶知公住筍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

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日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舟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於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于虞鄉。爲立麻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 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慰。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勅

差行人齋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齋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

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

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舌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

訃至桂公萼。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恩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倦。倦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卽薦於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薦公于兩廣。

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最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卽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出郊。桂公密具奏帖揭云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恤典贈諡。至今人以爲恨。

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緼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眞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予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余。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曰承勳。承學。□□□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

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招募四方。

驍勇。力能拔樹排闕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陽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

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鏞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雖居大臣。調予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予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竇筭。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

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識。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嚙齧。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

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閒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

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小乘偏空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

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

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

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體之惟一。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

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平治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照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頗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跋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和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小乘偏空之見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江謙謹按陽明先生。雖自謂嘗出入釋老。於佛大乘教義。實未暇觀其全。故有空寂之疑。其所疑者。是小乘偏空之見。正佛所呵斥爲焦芽敗種者也。然其致良知學說。自謂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者。實隱合大乘教義。學者當知大乘教義。乃爲致良知之極則也。不遁大乘教義。則於致知格物豈窮橫遍之最未圓也。先生大學問一篇。千古大文也。使人復見堯舜孔子之心傳。學者當尊信而力行之。助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說。與三皈五戒之行。以策良知之進行。而警其退惰。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功可睹也。復導以持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達其致良知之究竟。而復其本來光明無量壽命無量神通自在不可思議之真心。成自性無上之佛道。度自性無邊之衆生。則致知格物之

義無餘蘊。而淑身淑世之方。無以超於是矣。大學問中。則小乘偏空之流是矣。原本爲則釋老二氏之流是矣。末後其體之惟一。原本爲其條理工夫。今敢僭易之者。前者不使白璧有纖微之瑕。後者以醒讀者之眼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

●教條四則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足。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

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人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效。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

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

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

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之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

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

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

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譏譏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

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廣。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竊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尙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

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皇之世。其事闕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

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

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擬議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臆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

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

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耍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人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率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

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

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統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恐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旣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瞶豈不感動底豫。蒯瞶旣還。輒乃致國請戮。瞶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瞶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瞶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

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晝。易之變。是值其晝。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人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旣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誓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

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

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

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

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變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在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

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敎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敎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

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瘴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

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

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

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

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

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

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

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

做得簡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

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

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

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

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

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

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剛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

鎔。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鎔者。而入於萬鎔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鎔。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鎔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鎔。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旣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問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

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

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爲最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

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

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

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曰。乎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乎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卽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卽

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乎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乎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

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

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會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卽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

箇便是汝之真已。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已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

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源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疏略。故

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箇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

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讒譏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狂禪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狂禪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功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旣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語。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親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

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妖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妖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

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尙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

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要緊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吾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

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

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躡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

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盡深悉。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甯復

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

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

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

輔。護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未有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歷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歎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

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嗚嗚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

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

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計。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譚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

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敎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敎。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啓問道通書

吳會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册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

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

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旣而云卻好用工。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眞所謂以小人之腹。

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良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

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啾啾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安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旣恆動。則無刻輒停也。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安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輒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耶。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觀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親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親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

然之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別有未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君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

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卽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以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旣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

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

謂良知。今既段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在此。便有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寧靜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是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惺。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

提不放。卽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卽所問前一段。已是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使渾化。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信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

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卽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旣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歧。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尙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做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尙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

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

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僕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

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旣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

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利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紛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舉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

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鑿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

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庵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

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從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

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於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

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攷。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誓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

於己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人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折。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奉聞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板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流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誠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

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譚譚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渝。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

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斲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詔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惟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

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人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有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呼。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歧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

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營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災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

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裏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裏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泮泮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着些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是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無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

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昭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尙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會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旣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卽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

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枝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厚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功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

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藹藹。非是以邇言當察。藹藹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罅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會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

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功。卻須專心致志。在殫盡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功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功。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尙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簷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

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道之以禮。求其聰明。而

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肆。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日。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處。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

經。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禮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論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攷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如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曰。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已卯歸

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其去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

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欲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

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缺。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

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眞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繼續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奮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鑿。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

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欲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數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太意。

于中國囊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翼翼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

孩提之童。莫不具備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壅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一念致良知。將此障礙壅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

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以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是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則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會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

日光之中添燃一燈。以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漆漆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漆漆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於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於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書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如何免此。先生

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層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人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

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
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知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
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
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
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
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白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
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
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
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
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
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尙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尙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

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設設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惡。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如何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

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縲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縲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願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尙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滯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

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卽是妄想驚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

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以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

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擗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

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之聖。爲能聰明。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聽。目原是明。心思原是審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

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闡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

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已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

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卽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

與增減得一毫。他只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義。以又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歷。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

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丟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良知。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

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氣清明。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

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尙謙出口，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塗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拿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峰。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

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

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

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

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惡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之。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

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己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一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

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

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的。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一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

聞上馳驚。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安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近得。惟性善

則同耳。人生初事。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閉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敬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尙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尙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於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圓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卽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紋理。卻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縈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宣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蕲。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於四方。而獨未及於蕲。蕲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

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覩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肯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於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於蕪之崇正書院。

●序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

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注。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朱子晚年定論序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溯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繭。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

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慨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嘖嘖。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象山文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比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

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尙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學。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願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

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禮記纂言序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敝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矣。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

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五經臆說序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

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贈周瑩歸省序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晦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

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縈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夫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敍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

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郭善甫歸省序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勛。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眞乎。旣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記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

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饑人匄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作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數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說

◎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非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愼。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

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昭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見齋說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

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譬導譬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觀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修道說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

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吾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

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偏空滯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不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

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題卷

◎書朱守諧卷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尙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

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正憲扇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

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旣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旣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陳世傑卷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

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雖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焉。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囁囁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己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爲善最樂文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人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勸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

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願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勸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書

◎與辰中諸生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

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汪石潭內翰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

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功。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嗜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前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耶。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答甘泉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卷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爲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孳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爲妄爲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

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然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毫。思一見。老友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寄諸弟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

滅。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答舒國用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旣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人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

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縈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本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

◎答季明德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

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鯨。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

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爲教可也。謂脩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著筆。俟後便爲之。

◎答魏師說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旣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得知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則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

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諦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尙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

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而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狗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功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

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

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簡易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於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

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石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理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

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與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必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

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敍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待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

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相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又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

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鬬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

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木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諭泰和楊茂其人聾癩。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瞋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的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離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

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諭俗四條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詩偈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示諸生三首

爾生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詞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甚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秦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徑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月夜二首與諸生歌於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原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別諸生

縣縣望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圖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月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愧別離筵。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
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收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別方叔賢三首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編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笑却慇懃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送德觀歸省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

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坐忘言巖間二二子

幾日巖樓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疏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次林汝桓韻爲別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盡耳聾。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詠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愧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歎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邱。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鶴萬里遊。豈伊爲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毋能忘虞。安居尤穿撻。關路非崎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菀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

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聞竹房。逢僧或停機。先掃白雲牀。

◎送蔡希顏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滌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滿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慙慙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漫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窗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裘仲。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紕繆字字陳。卻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

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何戚戚雙眉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則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鋤耩。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癡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牀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窗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途澀。看山興有餘。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龍岡謾興五首時謫貴陽龍場驛

投荒萬里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寨藍輿每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漫將絃誦止言游。
旅況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煙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藹。深崖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枏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閒。空林惟聽鳥聞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漫懷伊尹志。思

家獨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居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巖洞。蒼蘚春陰徧石牀。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讀易以上疏忤逆疏下錦衣獄時作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牒事宜早。蹇蹇匪爲節。藐藐未爲道。遜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曠管。見人勿多說。慎默眞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作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

噴。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爾名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財。毋任情。毋鬥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自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願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雪望四首

風雪樓頭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煙。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檐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莊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題灌山小影二絕

菴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人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係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詞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嶺。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峯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敘。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

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間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

定之說。而不復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傲。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

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循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間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

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惘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遇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暴。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習氣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

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惰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

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眞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聞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

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泊泊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大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聞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

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

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幾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鑄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味味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嘗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

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昧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尙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

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二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零都袁慶麟謹識

陽復齋叢刊書目

單行本十七種

婺源江謙著

受業壻游有維編

靈峰儒釋一宗論

陽明致良知學

東坡禪學詩文要解

儒佛合一救劫編

佛儒經頌

小學三字經注解

正學三字頌箋注

陽復齋詩偈初集

陽復齋詩偈續集

陽復齋詩偈三集

陽復齋文集

儒佛一宗主要課講義

易園居士講演集

安徽佛門龍象傳

說音

夢遊記恩詩

宏法聯語

右(一)(二)(三)(五)(十)(十二)(十六)(十七)共八種。上海靈峰正眼印經會印行。(四)(七)(八)(九)(十一)共五種。上海佛學書局印行。(六)種。上海法雲印經會印行。(十三)種。蘇州弘化社印行。(十四)種。安慶安徽通志局印行。(十五)種。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內)(四)(十一)(十三)之三種增訂本。尙未印行。

普爲助資諸大德回向祝願曰

祝願中華民國。

乃至世界諸邦。

政府宏揚儒佛。

全國歸依三寶。

三寶威神加被。

內災外患消除。

人人安居樂業。

各各念佛持齋。

修身齊家治國。

乃至天下太平。

普與法界衆生。

同生西方極樂。

歡迎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一千本

△陽明致良知學▽

選集者 江 謙

編訂者 游 有 維

承印者 百宋鑄字印刷局

上海浙江路六八九號
電話 九二九八八

流通處 上海佛學書局

愚園路一四五號

藏版處 靈峰正眼印經會

上海河南路景興里
慎源茶葉公司

10

1015